

# 宗教与文明对话——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话

原创：池田大作、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Humanism



**导读：**杜维明先生 2005 年到访日本，其间曾拜访池田大作先生。池田大作先生是国际创价学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曾获得中日友好“和平使者”称号，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国际创价协会，简称 SGI，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的组织。杜维明先生在东京其间，围绕“文明对话”的主题，同池田先生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和交流，涉及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今天的推送辑录了他们对话中关于“宗教与文明对话”内容的部分，以飨读者。

**杜维明：**1989 年 7 月至 1990 年 9 月的 14 个月期间，我担任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中心的“文化交流研究所”的所长，主要任务是推进“文明之间的对话”，特别是探究“宗教之间的对话”，以此作为在世界构筑“和平文化”的出发点。在把这项研究计划概念化时，我曾同研究轴心时代文明颇有建树的主要学者和实践家们进行了商讨。于是立足于伊瓦特·卡曾斯先生进行过 20 多年探究的、包括各种人的宗教性的“世界精神性”这一牢固的基础之上，把“将来的方向性”作为主要关心的对象，将其选定为研究题目。

**池田：**所谓“世界精神性”，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任何高级宗教，归根结底都是在谋求“人的幸福”和“世界和平”。如果站在这个共同的大地上，应该是可以共同协作以建设希望的未来的。

**杜维明：**我们认为，不仅要探究历史的各种宗教之间的对话，还要探究具备本土形态的精神性、一切轴心时代的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不能忽视差异及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性，采取一种超宗派的、全体性的、容纳一切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研究计划的制订，主要不是出于想要预言什么的热切希望，而是为全人类面临的严重的危机感所驱使。

**池田：**我的恩师户田先生讲过这样的话：“如果释尊、基督、穆罕默德等能会聚一堂，定会以博大的慈爱之心互相交谈，互相谦让，互相尊重。而且会朝着人类持久的幸福这一根本的目标，为坚决制止战争、暴力和纷争而共同携起手来进行斗争。”恩师拥有超越宗派的大志。这是出自一种信念即任何宗教都必须服务于人类的幸福。

**杜维明：**您的话富有启发性，指出了“宗教之间的对话”应有的态度。现代的宗教人士，我认为，一方面要讲“各自信仰共同体的语言”，另一方面必须要讲“作为世界公民的语言”。精通这两种语言，便会对“文化的独特性的要求”和“人类共同的幸福”两个方面做出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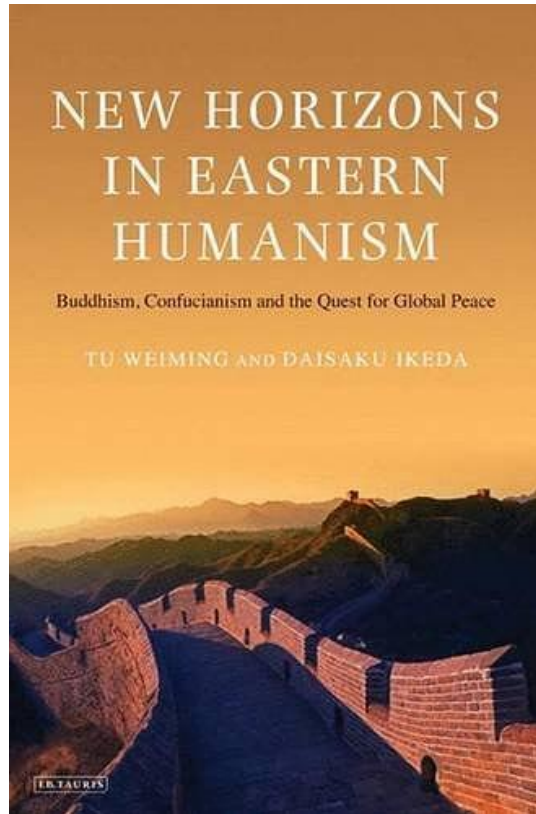
**池田：**完全同意。因与纳粹对抗而流亡美国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世界要变得有人性，只有在它成为人们交谈的对象时才有可能。”真正的“对话”，会成为争取人们的团结、建立相互信赖的无比珍贵的磁场。可以说，只有对话立生的善的力量自然散发的熏染，才能使彼此的人性得到恢复和苏醒。

**杜维明：**我想确实是这样。所谓的对话方式，并不是单纯谋求同一性和均等性。它是一种为了“成为人”的、多样而有效的方法。我们要通过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接触，来磨炼“倾听”的技术关爱他人的伦理观和发现自我的感觉。

**池田：**您说得对。在对话的海洋中，人才会“成为人”。所谓对话，可以说首先并不是“改变他人”，而是一种“改变自己”的巨大挑战。

**杜维明：**对。刚才我介绍的“宗教之间的对话”的研究计划，我们首先也是从批判地回顾现代西方启蒙主义的精神结构开始探究的。我们都是启蒙主义思想派生的产物，从启蒙主义运动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中获得了莫大的恩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对其未曾意料到的负面影响予以细心的注意如果认为这个“理性时代”的遗产，在产生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万能主义这些推动现代社会最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方面，是物理的、心理的乃至精神的要素，那么，为了打开现代的闭塞状况，怎样才能集结世界宗教的精神资源。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意识。

**池田：**可以说，这正是 21 世纪的世界宗教应当负起的使命。作为高级宗教的必要条件，与我对谈过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曾经列举出几点：“对于包括人与人以外的整个大自然所具有的尊严性和神圣性，教导人们应怀有崇敬之念”，“让每个人能直接对象。力争用自然科学的思考来达到客观的认识。接触到“终极的精神实在”，“给人类带来同现在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诸恶作斗争并克服它们的力量”。他还明快地说：“文明是由构成其基础的宗教的质来决定的。”十一世佛法也倡导人和一切生命的尊严。而且阐明了众人符合贯穿生命和宇宙的法则的方法，由此指出了人与自然融和、共生的道路。



英国，伦敦：收录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池田大作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对话——《对话的文明》一书，在英国由“I.B. Tauris”出版社刊行。该书英译本以“New Horizons in Eastern Humanism: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Peace”为题发行。

**池田：**杜博士以前在波士顿 21 世纪中心作过讲演，论述了宗教能为现代文明的复苏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源泉。

**杜维明：**是的。关于宗教的现代意义，我强调了以下五点：（1）给予人们以通过社会贡献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支柱。（2）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与他人有关系的存在。（3）具有建设健全的家庭与建设健全的社会相关联的视点。（4）立足于教育是为了磨炼人格，而并不在于积累知识的教育观。（5）具有政府应当经常在道德上给人们示范否则国家的未来将很危险的国家观。

**池田：**这些观点都很重要，是今后时代的重点。我曾借助哲学家杜威提出的“宗教性事物”的概念，提出了“信仰宗教是使人变强还是变弱、是变善还是变恶、是变得聪明还是变得愚蠢”的判断标准。在这一基础上，作为 21 世纪所要求的世界宗教的必要条件，我列举了三点：“创造和平的源泉”、“恢复人的权利的基轴”和“万物共生的大地”。

**杜维明：**判断宗教的精神性标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池田会长在哈佛大学的讲演特别提出了现代宗教应当具有的社会性的必要条件，确实值得赞扬。“是否使人变强、变善、变得聪明”这样直率的伦理标准，确实非常尖锐。它还明确表明，在现代，应当具有谴责“使信仰者变弱、变恶、变得愚蠢的宗教”的勇气还有，正如池田会

长强调的那样，世界宗教应当承担的首要职责，就是“创造和平”。为此，我认为也必须推进文明之间的对话，为建设共生的地球社会发挥作用

**池田：**遗憾的是，只要翻阅一下人类的历史，宗教往往与对立及纷争的主要原因牵扯在起。这也是事实。这种悲剧现在仍在继续。21 世纪的世界宗教必须坚决克服这种极其沉重的“负面的历史”。

**杜维明：**您的谈话很直率，令我感动。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尽管宗教有负的一面，但也不应一概否定宗教的价值。西方启蒙主义这一世俗的人道主义，在现代西欧各国的政治文化中，好似已把宗教赶到边缘的地位，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宗教（迷信）向哲学（形而上学）再向科学（合理性）发展。这一落后于时代的教条的遗产，至今仍在全世界的很多领域和学术社会的很多场所很有势力。从孔德以来的这种思考潮流的力量是不能轻视的甚至像约翰·罗尔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那样最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们，也认为宗教不是正式讨论应该涉及的问题。从最初就决定应该把宗教赶到与政治程序分离开来的非正式的领域。

**池田：**博士的忧虑，我完全明白。脱离宗教的世俗化的思想，也许确实在科学等各个方面给人类带来了恩惠。但另一方面，否定宗教也有使人最重要的“生存意义”、“生存价值”等内在精神空洞化的一面。以前我与罗马尼亚的诗人伊翁·亚历山大教授交谈时，他就认真并担忧地说道：“现代是社会人们心冷的时代。尤其是青年，心冷得很严重。在人类的‘心冷’到‘心死’之前，能做什么呢？”我不得不认为，是这种“心冷”产生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人如果只是无所作为地活着，宗教也许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随着感情、欲望的漂流，像浮萍似的生活态度，是不可能治愈心灵的冷却和干渴的，生存的活力也会削弱的。如何来温暖、点燃、复苏这颗冷透了的人心呢——我认为，今天对宗教的要求，就是要发挥这样的作用。

**杜维明：**用“心冷”这个词来表达时代危机的状况，可以说是很准确的世俗化的潮流虽然被人们说成好像是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但宗教至今仍然维持着存在感。我对此有着某种安心感，或者说感到满意。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渐广泛地认识到，宗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的因素，对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池田：**听到您刚才的话，我想起甘地的话。他说：“不能把人的工作完全区分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纯粹宗教的。我不知道有游离于人的活动以外的宗教。宗教是为其他各种活动提供道义基础的。缺少这个基础，人生恐怕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噪音和怒气’的迷宫了。”甘地的这种宗教观，与大乘佛教认为宗教是人的各种活动的源泉的思想也是共鸣的通过宗教性的花朵盛开，把个人和社会引向更幸福、更和平的方向，这正是现代要求世界宗教的责任和义务。宗教领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

**杜维明：**您说得对。宗教在 21 世纪要承担极其重要的职责。这和宗教领袖也要对地球共同体的幸福承担责任是表里一体的关系宗教领袖首先对其信徒们的幸福负有责任。不过，除了这种责任，作为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要求，还要求承担作为“公共

知识分子”的职责。这里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是具备政治关心、社会参与以及文化见识的人物。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宗教领袖也有义务对超出自己团体直接关心的事情的课题作出反应。现在已经进入了不仅凭集体内的能力，还要根据作为世界公民”的行动来评价其资质的时代。在这意义上，宗教领袖对自己的集体和地球共同体都同样负有责任。

**池田：**您指出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国际创价学会之所以一向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和平、文化、教育运动，也是因为强烈地意识到对社会作贡献是宗教的支柱。而且，为争取更美好的社会、更美好的世界而献身的人生态度，也是“出出世”这一构成大乘佛教根本的思想。关于“出出世”的思想，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作的讲演（1992年10月）中详细论述过。同是大乘佛教，但代表印度的龙树在《中论》中表现出对“出世”强烈的意向。而中国的天台，虽然踏入了这种“出世”的“解脱”的境界，但又从那里返回到“世”上一即作了“出出世”的、向积极参与社会的方向的转变。还有，天台的特质是根据具体的现象世界来展开普遍性。我认为，在这里可以看出以儒教为首的东亚思想和精神性的反映。

**杜维明：**确实是饶有兴趣的分析。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与中国培育的儒教相遇，不论从思想或文明论的角度来看，都是极有兴趣的问题还必须认识到，宗教，包括本土的和历史的宗教，都有受到世界的影响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面由世俗的人本主义所引导的现代化进程，也许在把宗教彻底赶到社会的边缘上遭到了失败。但是，这一进程日益面临着以前宗教往往忽视的难题。那就是正以全球规模在扩大的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当然，基督教和佛教从来都未曾承认环境污染是肯定的善。但我认为，忽视现实的世界，只关心超脱的、与现实脱离的事物的危险性，是不能过低评价的。

**池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与现实脱离，也可以说是意味着“宗教的死亡”。在今后的时代，宗教不把重点放在现实社会的变革上，而放在死后世界的幸福上，那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正如博士所说的那样，那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宗教有可能夺去人们对现实的各种问题积极挑战的能力，使得灰心和懦弱在社会上蔓延。正如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在地球环境问题震动世界的情况下，基督教中出现了一种称“宗教的绿化”的方向转变。其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把“神的神谕管理人思想”解释为：“神并未许可人榨取自然，而是命令其保护自然。”

**杜维明：**是的。现在对《创世记》有一种新的解释，认为神并不是让人把地球上一切众生当做供其享受的东西来进行“统治”，而是让人进行“管理”。这表明了要使基督教神学与环境保护意识相调和所作的不懈的努力。“宗教的绿化”的说法，虽然有些奇怪。但不可否认，环境保护意识已给宗教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许多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也给各种共同体的自我认识带来了影响。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宗教领袖，也要连同与各自信仰团体直接相关的课题，对这些课题积极地加以解决。2000年为宗教及精神领袖举办的联合国千禧年论坛，本来可以提供一个认真倾听来

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团体普遍性声音的场所。但是，遗憾的是，论坛只成了各自宣示自己信仰的真理的场所。

**池田：**这也是“宗教间对话”容易陷进去的弱点。大约十年前，我创立的东洋哲学研究所与承担日本的天主教思想研究的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尝试进行了宗教间对话。当时，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J.W.海吉克就很忧虑宗教教团的对话态度往往“只不过是戴着学术假面具的宣传手段”的现状。所长还坦率地介绍了主要来自伊斯兰教对推进宗教间对话的天主教的批判。指责“在对话的前提中，早就存在着基督教的思想，并把它强加于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也有着宗教间对话的困难。

**杜维明：**这些声音表明一种担心，担心宗教间对话的场所容易被利用当做始终自我宣传或把对方拉进自己决斗场地的手段。

**池田：**是的。为了打破这种局限，给宗教间对话带来成果，就不能只顾比较彼此的教义，一争优劣。毋宁说，进行怎样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争取解决问题型”的对话，反而显得更重要。海吉克所长评价与东洋哲学研究所的对话是有意义的。在这一基础上，他就宗教间对话的意义这样写道：对话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扩大当事者各自看待自己信仰的见地，重新构筑自己所属的传统的意义。与对话本身相比，这种‘悔悟’虽然并不那么显著。但其影响是微妙的，会渗人信仰心里，创造出一种肉眼看不到的新的道德氛围。”创造出这样的“新的道德氛围”，将会成为解决全球各种问题的伦理和行动规范的核心，可以说，它应该由世界宗教通过对话来提供。前面已经说过。我认为宗教领袖应当承担起能够使用“两种语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能。宗教领袖当然熟悉自己宗教的语言。但我觉得，与此同时也应学习世界公民的语言。国粹主义、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和攻击性的胜他主义（认为特定的宗教单方面胜过其他宗教的思想）的问题，一定要彻底地进行分析和查证。改善全世界人们的现状，应当是所有宗教领袖关心的事正如池田会长所强调的，在世界上推广对话的目的，是在于创造出新的“理解的道德氛围”。特别是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增进相互理解，可以说，是东亚信奉佛教和儒教的人们应当致力的紧急课题。

**池田：**我也经常把“行动是宗教家的生命”这句话铭记在心上。我愿意今后要以进一步的行动来回报博士的亲切理解。

本文根据池田大作、杜维明著：《对话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辑录，文字有删减和改动。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PD815qD6sz6YatDsl8DG7g>